

神趣人生

檻外人語

● 金克木 著





00901899

禪趣人生

● 金克木 著

檻外人語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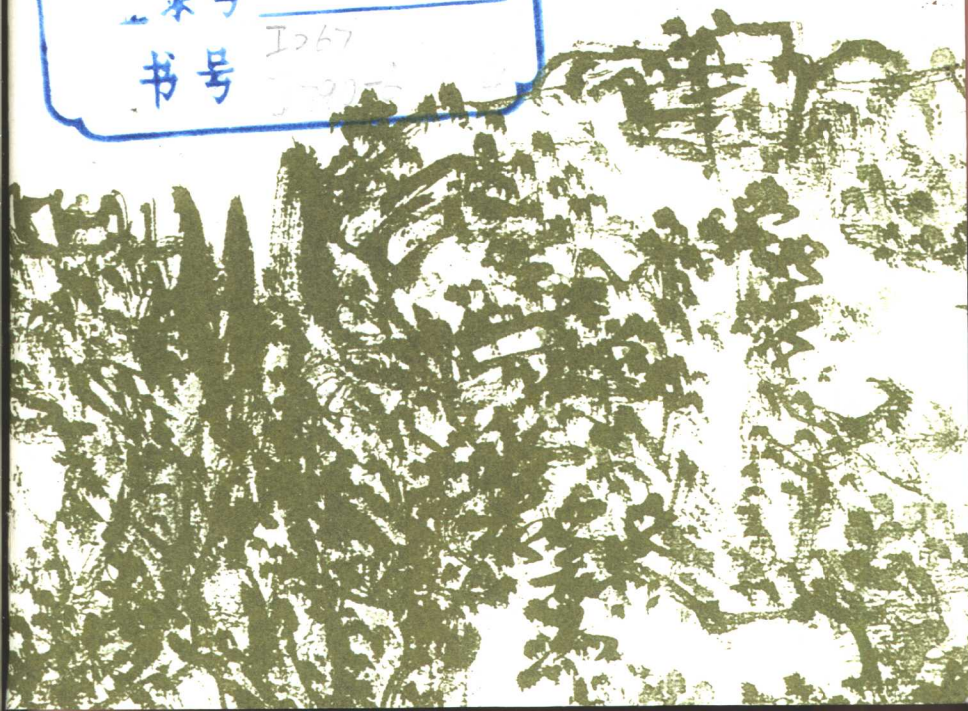
中央黨校圖書館

登錄號

書號

I267

2002.1



责任编辑：杨淑英
封面设计：池长尧
封面画：俞建华
责任校对：张振华

槛外人语

金克木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杭州玉泉浙江大学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 万 印数 1—15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337-8/G·341 定价：14.20 元

前记

出书照例有序。我不给别人的书作序，因为自知不配；自己的书不请别人写序，也是因为自知不配。于是要出书只好自己写前言、后记了。久已决定“金盆洗手”，不幸“事与愿违”，而今又得写一篇。

问：究竟是什么使你不能洗手？

答：只因又来了观世音菩萨。老头子碰上女编辑就如同孙悟空见到观世音，七十二变也逃不脱紧箍咒。一年前中原女菩萨指示我“感悟人生”。在下诚惶诚恐说：我自从生而为人以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生，毫无感悟，实在不能拜领法旨。哪知女菩萨不听，念起咒来。万般无奈，我只得找出十年前用辛竹笔名出版的《难忘的影子》和用本名的《天竺旧事》来，选出几篇，再加上一些谈真人和假人的杂七杂八文章，凑成一集《路边相》交卷。序已发表，书据说也可以问世。刚刚放下了心，不料忽又传来西湖女菩萨法旨，指定我出一本“禅趣人生”。真正是逼得我无路可走，再三禀告：我生来无趣，不懂人生，更不谈禅，只读过《坛经》，未读任何禅宗语录，而且厌恶“口头禅”，害怕“野狐禅”，决计不敢招惹。女菩萨岂容违抗？立刻就要“口中念念有词”。我万不得已，只好再找出那两本书。除

去已选入《路边相》的八篇不便重复而删去以外，再凑成一本。上编是《影子》中的四篇文，题名“地下流火”，中编是《影子》中的八篇文，题名“大学槛外人”，下编是《旧事》中的十篇文，题名“西天善知识”，合起来总题书名《槛外人语》。

问：我看你这十八篇文中一个禅字都没有。《旧事》里本来有一篇讲一位禅师的，又删去了。你岂非“冒名顶替”，不禅冒充禅？

答：“鸟巢禅师”已收入《路边相》了。至于禅或不禅，我只能说：禅者见之谓之禅。若是加上评点，其禅自见。例如书中的“少年漂泊者”说两个少年上船离家远行，可以加上“评曰：二人上船，此一去正不知何时方能到彼岸也”。这不是禅吗？《影子》尾巴有两句诗：“真真假假寻常事，雨雨风风一代人。”“评曰：‘两句中有无限禅机。’不过那尾巴‘数学难题’进了《路边相》，不能到‘槛外’了。

问：“大学槛外人”不通。“大学”是名词。“学”又是动词。“大”又可以成为副词。是在“大学”的“槛”外，还是要“大学”那位“槛外人”？

答：你也不通禅。大概只读过英文的向欧美人宣传日本禅道的书吧？“大学”就是大学，是动，是名，由你自己分别。人在大学槛外自然是“槛外人”，又为什么不能去大学那位“槛外人”？“春灯谜”、“沉默之塔”等等，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那些人和事当作故事有趣，当作禅的公案又有何不可？你心中无禅，那就看故事；有禅，那就悟禅机。说死了，点破了，那还有什么禅？

问：还是有一个不通。“槛外人”是有典故的。那是出家人，又是女的。你仍然是冒牌。

答：《维摩诘经》中有天女散花。天女说：“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天只是一个，怎么能分出一半？

问：你讲了一些故事，本不是禅，现在硬说是禅，说了半天等于没说，对不对？

答：这才对了。《维摩诘经》中诸菩萨各各说了“不二法门”以后，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他认为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诗曰：

路边相已匆匆过，槛外人言冉冉来。

旧事已非还再现，满天花雨落尘埃。

金克木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目录

前记	1
上编 地下流火	
双回门	3
真假信使	12
风雪友情	19
游学生涯	33
中编 大学槛外人	
少年漂泊者	53
一板三眼	68
家庭大学	84
课堂巡礼	97
苦闷的象征	117
双重人格	136
春灯谜	152
岁寒三友	166
下编 西天善知识	
不可接触者	183
托莱坞明星	186
父与子	192

地下工作者	200
现代“三大士”	208
“汉学”三博士	215
西藏朝圣者	221
鹿苑三少年	226
德里一比丘	232
沉默之塔	238

上编 地下流火

双回门

1928年8月里一个早晨，在S县城的南门口外，停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放着一卷行李，一口皮箱。车旁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她上身是一件白上衣，袖子刚到肘弯下一点；下身是垂到膝下的黑裙子；脚上穿着胶底白球鞋。她一手掠起被风吹散的短发，同时目不转睛地对城门里张望，仿佛是等什么人。

正好从城里又出来了一辆同样的独轮车，同样在车上放着一卷行李，一口皮箱。车旁跟着走的是一个男学生，又瘦又小，看来也是只有十几岁，同女学生高矮差不多。

女的一见就赶上前去，说：

“是去南乡吧？我们一同走。用你雇的车。我的车只雇到这里。车钱给过了。”

男的一声不响，看着车夫把行李、箱子搬过来放在一辆车上。

两人都不坐车，并肩跟着车走，互相间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早晨进城出城的人不多。两人不说话，只听着独轮车的轮子吱吱呀呀地响，大概轮轴需要上油了。这种平板独轮车土话叫做“土牯牛”，也许是由于这种叫声起的名字。

路两旁的房舍越来越稀稀落落，田地和树木越来越多了。路上来往的和下田地的人也多起来了。

男的一眼都不看女的，女的却不时偷眼望望男的，好像对他的平头短发和蓝布长衫感到什么兴趣。直到约摸走了七八里路，将近一个小时，前面出现好像是什么村镇的样子，女的才低声对男的说了一句：

“不说话不好，怕会引起怀疑。”随即大声问车夫：“前面到什么地方了？”

“九里沟。九里沟，十里铺，神仙难走这条路。”车夫两手握把推着车前进随口回答。

“怎么不好走哇？”还是女的问。

“从九里沟到十里铺，说是一里路，三里也不止。”车夫推着车，头也不回。

男的这时才望望女的，嘴里咕噜一句：“真奇怪。”

“你没到过乡下，是不是？”女的问男的。

“没到过南乡。”男的想着自己不止一次到北乡去上坟，最近还往北走过一次，可是嘴里没说，答话时也不看女的。

“那你到过哪乡？”女的笑了。

“北乡，还有西乡。”男的想起两年前北伐军来到时攻打县城，他先期逃往西乡亲戚家的事，可是仍然没有说出来。

“你看到城西湖了？湖里有水没有？”

“没见到。只见到一片庄稼，不知哪里是湖。”男的这时才多说了一句话。

车夫插嘴了：“城西湖的地两块钱一亩还没人要。庄稼

长得好好的，大河（淮河）一涨水，什么都淹了。可是要赶上一年不发大水，那就是大丰收。湖底的地肥着呢。可是哪年不发大水呀！”

男学生忽然想起，自己有两个表哥就住在九里沟。二表哥还不大见面，大表哥却是常进城到家里来的。倘若路上碰见了，那可不好。他觉得不妙，连忙加快了步伐，不知不觉赶到车的前头去了。

“你跑什么？像有人追你似的！”女学生发话了。

男学生被这大声嗔怪唤醒了。他停下脚步，回头一望，只见那女学生只稍微走快些，赶上了和车子并行，一脸不高兴。他只好等两人到一起时才举步。两人又放慢步伐，跟在车夫身后远些。这时他才低声说：“我的表哥住在九里沟。”

女的噗哧一声笑了。

“那怕什么！我当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反而提高声音，好像有意让车夫听见。

男的无言可对，只心里着急。幸好所谓九里沟远看像村镇，实际只是有些人家住得略微稠密些，又都不在路边。路仍是穿田野过去的。他们很快就向离十里铺剩下的那一里进发了。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了我？我还怕不认识你，要在城门口找呢。”男的问。

女的笑了起来，说：“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们住一条巷子，谁不认识你呀？小孩子穿长袍马褂，戴红顶子瓜皮帽，常常跑到我家门口那边的桥上东张西望。远看像个老头，

近看像个泥娃娃。”

男的觉得被揭了底，受了侮辱，又不知道怎么反击。

“我哥哥常提到你哥哥，他们都是教书的。”女的接着说。

“我哥哥可没有提你哥哥。他们教的是两所小学，不在一起。”男的极力表示疏远。

两人又都沉默下去。他们谈话时声音很低。

“前面就是十里铺了。”车夫提醒他们说。

原来十里铺只是个小小的集镇，有几户人家，可以远远望见。

“望见在前面，还得走一两里路。”车夫补充说。

不知是车夫走快了，还是他们走慢了，中间的距离更拉开了。女的不客气地望着男的，问：

“你有十七岁吗？”

男的又感到受了侮辱，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有十七岁吗？”

一下子两人都失笑了。

“我准是姐姐，你几月生日？”女的问。

“怎么？你问我生辰八字？”男的不假思索就说出了口。他本来只想到要生辰八字是为了害人，好像《封神演义》上射死赵公明那样；不料话一出口，忽然想到对面是个女的，要生辰八字就联上婚姻了，不由得脸上发起烧来。

“不理你了。这么坏！”女的声音很低。

男的连忙转脸对女的想讲赔不是的话，却看到女的一张脸全红了。他的赔罪的话也不知怎么说了。这时他才看

出女的鼻子旁还有几粒麻子。白脸变成红脸，麻点格外鲜明。他从来没有同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女的在一起。姐姐比自己年纪大一倍还转弯，侄女比自己小了十岁以上。这次面对和自己一样大的女孩子，是生平第一遭。他一意识到这一点，不觉手足无措，拙口笨舌，脸上更发烧，自己知道一定红得不在女的以下。这一点女的自然也发现了，尽管她并没有转过脸来。

“走慢些。这个样子，被人看见，多不好。”她的声音低得只有男的一个人听得见。

车夫在前面一家茶棚前把车子放下，回头一望，男女两个还离得远。他笑了笑，自己在一张桌子前坐下，对着茶棚里的老太婆用手朝后面指了指。老太婆拿过一把茶壶，三只茶杯。

男女两人彼此望了望脸孔，觉得不那么红了，才走向茶棚，但还是有点磨磨蹭蹭。女的脸上并没有怒容，却在眼睛里讲了话。男的不大懂这样大的女子的眼睛说的话，猜想是叫自己小心，便照旧不言不语。两人默然在车夫的桌边坐下。车夫给两人各斟了一杯茶。

不料茶棚里的老太婆对他们发生了兴趣。远远望了一会儿，见他们一言不发喝闷茶，就走了过来。走近了才看出她虽是乡下老人打扮，论年纪也不过四十多岁。

“从城里来吧？今天天热，到晌午就不好在太阳底下赶路了。还有多少路呀？”

“到三十里铺，不远。”车夫代答。

“我到团城子。”女的不经考虑就赶快声明。

“团城子就在三十里铺旁边不远，到不了晌午就到了。别着急，慢慢走，多歇一会。”这时茶棚里只他们这一张桌子有客人。老太婆索性坐下来聊天了。她好像是同车夫讲话，眼光却不断打量那两个男女学生模洋的人。又看到车子上的行李是两份，她凭着职业的兴趣和习惯，正在估量这一对客人。两客人总是不开口。她同车夫讲了一阵，仿佛恍然大悟，认为三十里铺和团城子指的是一个地方，便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

“今天是黄道吉日，正好双回门。”她没有感觉到这句话引起什么变化，自以为猜中了，或则是话中有话，自己暗示得对，又接上一句：“大吉大利，一准早生贵子。”

本来听的三个人并没有一下子明白她的意思；这后一句话一出来，可就情况大变了。

“我们是去教书的。”男女两个不约而同，同声回答。

“他们一个到三十里铺，一个到团城子。”车夫也明白过来了，替他们加了一句解释。可是为什么不一起上车，却要一个等一个呢？车夫有自己的解释，这时才问出话来，想核实一下：“你们是一个住北城，一个住南城，才约好在南门口会合吧？”车夫的话也好像是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疑心。

“对了！”女的抢先回答，眼睛对着男的，只怕他说错了话。可恨这个男孩子第一次和同年龄女的在一起，不懂她的眼睛语言；只知是眼睛在说话，却不知说的是什么，觉得比外国话还难懂。他更加张口结舌，全权委托女的办外交了。

可是两人的脸色无法隐蔽，而且男的所不明白的女的眼睛语言，老太婆和车夫倒是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他们两人对看了一眼，不禁一同放声大笑起来。

这两个学生突然觉得秘密被人识破，脸色猛然由红而白，反而正常化了。

其实这两个人住在一条巷子里，相距不过一两百步。他们害怕被揭穿的秘密和车夫同茶棚老太婆一同会心的秘密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隐瞒的是公事，而被人猜出来的是私事。

这是前一天的事。那个男学生被一个和他联系的人找到外面去，对他说：

“你去教小学的事，家里答应了，都准备好了吧？哪天走？”

“都准备好了。想明后天就走。”

“好。你那巷口朝着麦地的那家姓吴的也是小学教员，你知道吧？他的妹妹也去教小学，同你一样；不过不是一个学校，离得不远。现在为了安全，决定让你们两人一同走，结个伴。不过都不要让家里知道。她先到城南门口等你。她说她认识你，不会错。你们两人是邻居，两人的哥哥又都是小学教员，你们又同去南乡教小学，相去不远，这样，一同走，比她孤身一个女学生下乡要好得多。不过注意，你们只是邻居、同事、朋友，不是同志，不准发生横的关系。记住了，后天一早走。我跟她讲好了。我不来送你们。那边两处学校都打过招呼。放心去吧。你去的小学校长姓史，他负责那一带农运工作。一切听他安排。这个女的，你只负责送到她的学